

## ◎盛世华光

## 风动莲花

王剑冰



莲花山响起一片鸟鸣，愉快的声音在这个早晨回荡。

山就在深圳中心的莲花街道辖区。密集的建筑中有一座山，该是多么好的对应。这是柔和与热烈的对应，沉静与喧闹的对应，传统与现代的对应。一座城市在开放，一座山也在开放，它们都知道要开放成什么模样。

你看莲花山，春天里早绚烂得风光无限，那是一层层的绿，一层层的蓝，一层层的紫，一层层的红。其中还有亚白的棕榈群，从色彩中喷射出来，一直喷射到天上。还有白桦，一棵棵闪着迷人的眉眼。旅人蕉也长成了气势，一个个仕女样举着高大的叶扇。更多的紫荆花，用娇艳的红在歌唱。三角梅、勒杜鹃、火焰木更不用说，都在以最靓的姿态出场。

一些花落了还娇艳欲滴，像是在天上开烦，又在地上开。有些树皮落在地上，像大地横着长出一个阔大的枝干。竹子喜欢聚堆，聚在一起就交头接耳。榕树腰膝酸软，情态十分耐看，擎着的绿伞，遮掩好大一片山湾。

绿波间，有人在跳交谊舞，有人在跳广场舞。一湖碧波负责映像。更多的人意气风发往山上走。一群小学生拉着手，啦啦啦啦歌唱，一直唱到山顶。

山顶豁然，开朗得像放穹幕电影：云蒸霞蔚间，楼群如百舸争流、万帆竞发，似火箭冲天，直射云端。风格各异建筑，简直就是一场空间艺术展。超两百米的建筑鳞次栉比，超500米的大厦，云霞在半腰感叹。几乎每个上来的人都在心底发出了惊叹：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福，怎么还有这样的所在！是造物主事先就为改革开放前准备了个观景台吗？

这里处于深圳的中轴线，正对深圳中央商务区，中轴线两侧有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有音乐厅、图书馆、市民中心……那一个个特色独具的造型，无不给人造成视觉幻象。

这是一座山与一座城在亲切对话，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印证，以自己的方式，为一个时代代言。

## 二

山脚有风筝广场，仰头看着，画面飘起来。

同一位放风筝的老者搭腔，竟然是最早来深圳的大军中的一员。那时他在内地有稳定工作，但开放的风一直向北吹，本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于是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大潮中，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现在儿子接管了他创办的企业，他则接管了孙子上下学的事宜。没事儿就到这里走走，放放风筝。北方田野儿时的快乐，竟还能在深圳尽享的晚年找回。他说这里

## 家门口的风景

文章（加拿大）

疫情期间居家上班，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我把凭空多出的时间消磨在住宅区的小路上，每天快走40-45分钟，美其名曰增强免疫力。时间定在太阳将落未落之时，夕照里的房屋、道路、树木，柔和温暖，能抚平情绪。

北美的住宅多为前庭后院的独立屋。后院阳台、烧烤炉、花园、菜地，是家庭活动空间，用围栏与外界隔开。大门沿街，前面的草坪是敞开的。房屋的边墙下和草坪的边角处种满了各种多年生花木，一旦冰雪消融，就发芽抽条。很多人家还在门前搭建一个小花园，铺上表层土，开春时从超市买来草本花苗种上，到了夏天，一簇簇的小花苗便蓬蓬勃勃地生发开来，连成一片，甚是好。它们会根据花期来选择品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园子里高低参差，整个夏天花团锦簇，春意盎然。

在小区里漫步，眼中的风景随着季节的转换在悄悄地变化。每过一段时间就发现一些花谢幕退场了，又有一些苞欲放。花期短的一两周，长的能持续整个夏天。一年下来等于观赏了一场动态的四季花卉展。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温莎，玉兰是开花最早的花树。它入冬前就把养分攒好了，先开花后出叶。我健行的路上有两家门前种有玉兰树。树龄应该很老了，树冠硕大如盖，一棵开白色花，一棵开粉色花，花瓣厚实饱满，粉雕玉琢，姿态雍容，有少妇之美，可惜花期太短。不过玉兰落了之后郁金香就开花了。温莎河畔公园的绿植里，郁金香占了百分之八十，每年刚开春，它们就从土里冒出来，齐刷刷地站在地上，每天举着色彩明艳的酒杯邀太阳干杯，天真可爱。

春意渐浓，牡丹、芍药、绣球、合欢、凌霄相继吐蕊绽放。到了盛夏，已是遍地姹紫嫣红、芬芳袭人的景象了。小区有一户人家偏爱绣球，房前屋后种了好几株。绣球是一种有魔性的花，会随着土壤的酸碱度而呈现由红到蓝、深浅不一、如梦似幻的色彩。牡丹花的花

还经常举办莲花山草地音乐节，福田民族童声合唱团，还有新春民俗大巡游。每年春节，书法家都会在山下写春联，写了差不多20年。他讲说的表情里，含满了作为一位深圳市民的满足与荣耀。

山下有个相亲角，征婚的信息插在一个个栏板上。“70后”“80后”“90后”都有专门的区域。正看着，一个友好的声音递过来：你是女孩还是男孩？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妈，以为我也来为孩子操心。她是湖南的，女儿很能干，一毕业就奔了深圳，已经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中层，有了房，有了车，就是没有对象。当娘的不放心，跟着来催，还是看着一年年过去，能让人不急？我看了那些相亲栏，一个个都很优秀，实际上是个人条件太好，选择余地有限。

周围不少大伯大妈，有的盯着相亲栏，有的在交谈。一个相亲角，真的是一个亲民角，闪着莲花般的清雅与圣洁。

“中心而立，莲通万家”是莲花街道的服务理念。

再往前，是市民中心，寸土寸金的所在，却有着如此辽阔的主题文化广场，让人感到一座城市的胸怀。一位画家正为一位游客画像，画笔的游动中，一张笑脸显现出来。有人在弹唱《往日时光》，唱时几片叶子从女孩肩头落下，落到了琴上。叫安琪的女孩说她喜欢这个城市，想都没想就来了。还没有男朋友，更没钱买房子。在这里唱唱歌，带带学生，日子还算充实。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而莲花山所在的福田区，又位于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心区。莲花街道的所在，是这座城市的核心所在，也是文化核心。除了各类新闻传媒大厦，还有世界最大的单体书城。有人说，这座知识殿堂对于深圳的意义，就像卢浮宫对于巴黎的意义。

近距离感受着莲花山下的景象。那是在建筑的丛林中穿行。从莲花山辐射出去的路，像一条条幸福的传送带：彩田路、红荔路、鹏程

路、福中路、香梅路……真是车水马龙，每一个车轮都在飞转，迫不及待地飞转。

上早班的人们更是步履匆匆，匆匆中透着朝气。人流流进一座座大厦，像是被那些建筑瞬间吸纳。你看，高高的新世界文博中心，一个女孩子快步走着，她来得有些晚，长裙同长发一同快速地飘了进去。另一座大厦前，竟然看到几位青色汉服的女子一同奔跑，仿佛起飞燕穿越在当代街区。

科技改善生活，智慧指引时代。我所接触的每一家企业，都让人感到那种满满的朝气与活力。这是一个年轻的城，魅力十足的城，也是一个彰显拼搏精神的城。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怀有才智怀有抱负的青年人。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刻在十字道口的表白。那么直白，那么亲切，那么给力。没有人会有漂泊感，会生异乡情，来了就甩开膀子干，只要你舍得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提示：“我们一起出发，迎着风，去拼搏。我们一起收获，集殊荣，再起航。”这就是深圳，是东方中国的窗口，是世纪腾飞的港湾。

## 三

一座城市的品位与气质，从细微处显现出来。

这座城似乎格外喜欢花草。你看，街边竟然有篱笆墙，墙上爬满了藤萝与凌霄花。过街天桥上有一篮篮紫色蔷薇，人行道等待区也开着粉色花。不少楼的半腰和楼顶都植有花木，花木如瀑，垂下无数美好。有些叶子，没有办法长上去，就顺墙爬上去。道路两边，高大的行道树已经成林，不止一排的绿荫铺下一层绿毯。两个推着婴儿车的女子在小路上走，她们相依为伴，孩子是她们共同的快乐。她们是第一代莲花人，孩子是更新一代莲花人。

一座城，一个春天的故事。真的，春天的故事，永远在延续。深圳人说，向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想起海战博物馆的警示：因为落后，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竟被英国一支数千人的远征军打得支离破碎。因为落后，其他列强接踵而至，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劫掠。历史昭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需要实力呵护……

再看莲花山，山上起了云雾，像一片带有蓝边的叶子。莲花山用绿草与鲜花表白，用纯洁与自然表白，它的作用，是使一座城市变得清新与温馨，变得柔和与明朗。莲花山就是一朵莲花，净化着尘世，吸纳着尘埃。近一万五千个日月，山看见的，是一座城的悄然蜕变，看不见的，是凝聚的精神与四射的活力。



的人家会提前一个月养一盆水仙，放在客厅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春节前后，水仙便会抽穗开花，亭亭玉立于叶端。来加之后从未见过水仙，但长在土里的地仙花却极普遍，很多人家都会在墙角种上几棵。地仙花和郁金香一样是多年生球根植物，极易存活，一颗不知何处飞来的种子都能落地生根，每年一开春便破土而出。因其单株站立，花型简单而典雅，深得园丁们的宠爱。

北美今年兴起插枝梅花风。从商店买几枝活的梅枝条，插在花瓶里，养得好寒冬腊月不出家门便可赏梅了。后来发现在旧金山，梅花是在户外生长的，树干粗壮，花开满枝。不只是梅花，那里简直就是花儿们的天堂。我家有一盆君子兰，养了几年不见开花。可在旧金山，君子兰长在户外，在加州的阳光下蓬蓬勃勃地开着花，像个野姑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花木啊。

我一直以为百花是造物主创世后意犹未尽的产物。花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生物学的角度，花朵是植物有性繁殖的器官，它的整个生命期就是一个繁衍后代的过程。花朵之所以妖娆芬芳，是为了招蜂惹蝶，帮助它的雄蕊和雌蕊完成受精。

但我觉得如果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仅限于生物学意义，未免辜负了造物主的一番美意。那些千姿百态、艳丽纷繁的花儿绝不仅仅是植物的一个器官，于人类而言，四季更替，花开花落，生生不息，是生命的美好和希望。在遭遇天灾人祸的艰难时期，它是慰藉与疗愈功效的。至少对于我，疫情期间两年，花儿们已成为宅家岁月里最温情、最不可缺少的陪伴了。

宅家的日子里，我这个崇尚“诗与远方”的人终于学会欣赏家门口的风景。其实家门口的风景才是最不该忽略的。虽然这里的风花雪月，已像一日三餐一样习以为常，大多数时候触而不觉，视而不见，却实实在在地滋养脏腑，抚慰心灵，融入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用“花期有限花无限”的警示点燃我们生的热情。

我曾多次去拜访一棵古槐，一棵守望在李大钊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古槐。

北依碣石，南望渤海，滔滔滦河水从村东流过。公元1404年，大黑坨在建村以前，古槐就植根这片沃土，迄今已有600多岁高龄。

古槐在村中三里长街的西侧耸天雄踞。虽老态龙钟，须髯蓬垂，却将虬莽的根系盘结于血脉相连的大地深处，在流年往复中昂首傲对风摇雨沐，终挺立成一枚知天知地的长者，挺立成一枚声名显赫的村徽。

凝望古槐越久，便愈发真切地感知：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与树木灵犀相通。每种树木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情感，那一圈儿一圈儿的年轮可谓其心路履痕的标记。

你看，古槐巨伞似的树冠为何呈南低北高之势？原来，它在倾身护卫着李大钊的故居。

这座始建于清光绪七年的寓舍，由南到北分为三进院落。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中院东厢房北间厢屋土炕上。他在襁褓中，即丧父母，没有兄弟姊妹，幼年为重老祖父抚养成人。

古槐像月光一样相守着爷孙俩。祖父视孙如命，在孙子4岁时教他认字背诗，6岁送他到村西头谷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0岁送他到邻村攻读四书五经，后又送他到县城以北的井家坨宋举人家深造。

1905年秋，李大钊到旧称“永平府”的卢县城读中学。第二年，学校刚刚开学，他就收到了告知祖父病危的家信。祖父临终时殷殷嘱托他勿荒学业。

1907年夏，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自此离开故乡，踏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开辟革命新天地的征程。

朝朝暮暮年年岁岁。古槐瞩望着他的远行之路，等候着他的折道而返。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险峙天际……”李大钊童年就尤为神往的碣石山，离大黑坨八十里许。其余脉五峰山以奇松、怪石、雾海、冬雪著称于世。他曾数次登临客居，与“纯洁幽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相继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924年5月，李大钊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剃掉胡须伪装成商人再次来到五峰山。敌人抄了他北京的住所，并一直追至大黑坨，皆徒劳无获地悻悻而返。

“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6月中旬，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秘

## 古槐在呼唤

王锦慧

密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南望故乡作了最后一次匆匆告别。

四时树景各不同。古槐最风姿绰约的时节要属槐花盛开的日子。洁白晶莹的槐花缀满枝头，沁人心脾的幽香弥散在穹宇。

相传，当时光辗转至1927年，在严冬中落英散尽的古槐，早早吐出一层盎然新绿。它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积蓄储存着槐花如期绽放的生命活力。

古槐心事有谁知？这一年，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别故乡遥遥七载有余。槐花宛若漫天飞雪纷纷扬扬飘落，诉说别离情意。

4月28日，噩耗惊传：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8岁。

为共产主义“断头流血以从之”。那天下午，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神色从容地登上了绞刑台。

李大钊遇难后，夫人赵纫兰悲痛欲绝。当时，李大钊的灵柩辗转移至妙光阁新寺暂厝，但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下，时过6年都未能入土为安，赵纫兰为此肝肠寸断，日夜牵念。

1933年春，久病不愈的赵纫兰预感来日不多，便携儿女冒死重返北平，为李大钊的身后事奔走呼号。

4月23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万安公墓举行。

35天后，赵纫兰溘然长逝，陪伴在丈夫身边。

不知何时，古槐苍老的树干上平添了许多畸形树瘤和扭曲裂隙。据说，只有内心的大悲大恸，才会留下这类外在的伤痕。

在日出日落的一天一天，在四季轮回的一年一年。古槐声声呼唤着李大钊的乳名，祈祷祈盼着他的归来……

槐，怀也。



## 品味三春

李亚军

谷雨到，春天就过去了。天地永恒，春天年年如期而至。只是这个春天，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在等春、看春和品春，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春天。

今年的立春在大年初四，只是那时北方仍寒风呼啸。从季节上讲，立春标志着冬去春来，但冬和春常常要缠绵好一阵子。到了元宵节前后，天气乍暖还寒，气温像过山车一样，枝头看不出有动静，地上的枯草也没苏醒。二月二龙抬头时，气温连续几天超过10摄氏度，关中总算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

从那以后，照进院子的第一缕光，会从窗子的顶框上慢慢下滑，落在花木上，逐一把它们叫醒。门口的杏树第一个醒来，枝干泛出青光、生出芽苞、开出白花，散发着少女般的香甜。花箱里的牡丹，深紫色的芽苞像一个个小扇子，一天一格地打开，越开越大，颜色也随之亮丽起来。绣球的根根上也顶出了一个绿色小芽，偷偷看着春光，悄悄挺起身子。每天早晨，在一群小鸟的鸣叫中，所有的花木都活泛了起来。才七八天的功夫，光秃秃的院子里，很快出现了绿、红、紫、白，有了春天的样子。立春约一个月后，物候意义上的春天才真正到来。

但是，春的脚步也并非一切顺利，不时会有恼人的插曲。九华山上的桃花刚刚开放，就迎来一场大雪，伤了一片早开的花。杜邑遗址公园，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南山下形成连片粉霞。可惜，一阵风雨后，吹落无数的“雪花”，让刚刚还丰姿绰约的枝头一下子萧瑟起来。

忙着追春的我也有过几次教训。元宵节后，偶尔有几天阳光灿烂，那些娇嫩的花草，被心急的我搬出屋子，却在一个晚上冻焉了。还有那盆养了多年的凤尾竹，原想着让春雨清洗一下叶上的灰尘，没想到，春雨下到后半夜竟然变成了雪，把它的枝条压断了。第二天一大早，看着翠竹上晶

莹的冰雪，我的心与它们一样清冷又清醒，对春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春不是鸟鸣的某一瞬，也不是叶生的哪一片。它是一个为时不短的季节，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是百科全书式的厚书，也是生命演绎着的大剧。

关于春，我也多是跟着季节、借着诗句来想象和表达，很少具体地观察和思考，觉得它来得轻松自然，好像天生就多姿多彩。“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话鼓舞了我很多年。“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句诗我引用过好多次。诗和春一样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美好。可是，诗毕竟是心里的春，并非真能体会到一棵草的心声，了解一朵花的节奏。

冬春交接有个过程，聪明的古人早就把春天分成三段。早春犹如襁褓里的孩子，还裹着厚厚的冬衣，把春心深深地藏着。仲春时节草木萌芽，但还没有长开来。只有到了盛春，草木全部转绿，百花竞相开放，鸟儿鸣，水流欢，那个魅力无限的春姑娘才惊艳出场。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过程，以为春天一到，大地就像舞台的灯光一开，四下马上会亮丽起来。

这方面，人有时还不如草木。草木会跟着季节的轮转，随着气候的变化，凭着它们的感觉，从容不迫，不急不躁。倒春寒会严重摧残刚刚萌芽的草木，但草木不改春心，脚步坚定，慢慢修复，用坚韧维持着生命长河的节律。相反，春天时很多人会凭空生出许多烦恼。悲观者感叹春日苦短，乐观者憧憬秋实。这些人多远离田野，手不沾水，脚不踩泥。只有那些与时光、草木一起成长者才明白，不是春季到了花就开，也不是花开了就会一定有结果。从立春到开花，天地在运作，从春花到秋实，人们在劳作，都需要耐心等待，也得接受可能的意外。

谷雨到了，气温会一天天高起来，雨水也会慢慢多起来。草木和庄稼都准备大口喝水、顶着暴雨，一起迎接生命的又一个盛夏。